

# 晋北历史生态与虎迹寻踪

杨刚

“虎，山兽之君。”这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虎”字在此前的甲骨文时代就有了。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的甲片上就可以看到“虎”字，“田猫卜辞”记载了很多捕获老虎的史实，有的甚至一次就可以猎获“马二、兕一、鹿二十一、豕二、麋百二十七、虎二、兔二十三、雉二十七”等各种不同禽兽。甲骨文中还有古国“虎方”的记录。虎方位于中原地区以南，以虎为图腾，殷商时代即达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

同在殷墟妇好墓出土过一件双虎人首铜钺，两虎均为侧向剪影状，虎嘴相向大张，两张嘴的正中是一张正面人脸像。这种造型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上例如卣、尊上都有出现，有人称之为“虎食人”。也有研究者指出，以虎作为装饰纹样的母题广泛应用于礼器、兵器、杂器和艺术品之上，既有写实的风格也有抽象的风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虎人对立。确实，在这些青铜器上看不出人虎敌对的表情、动作以及恐怖，相反在张着大口的老虎面前人的表情还有点泰然自若。关于青铜器上人与虎的关系、虎的造型，虽然研究者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但不争的事实是，“虎食人”纹饰出现的领域不断扩展，泛化的虎造型或许已经从自然动物转化成为一种神明了。

观察这些器物上的虎造型，不论它是动物本身的具象再现，还是象征性的神明表达，都在不经意间折射了当初的生态环境，传达了历史地理信息和古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可以判断，虎作为今天已非常见的猛兽，历史上曾经有过广泛的分布，在农业文明发达、土地大量开垦的中原地区以外的边缘地区即有老虎生息。《晋国青铜艺术图鉴》一书中就说，“虎在春秋时期的晋地应当是比较常见的动物。因此，虎的形象在当时晋国青铜器上出现很多”。

研究中国环境变迁的学者得出结论，远古的山西西北部原始森林茂密、植被丰富、野生动物繁多、气候温暖

湿润，生态环境良好。《中国农史·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中说，新石器时代末期，山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3%。即使到了秦朝大兴土木，忻定盆地以北地区仍以游牧为主，草原森林依然是大地的主色调。两汉之际，山西西北部人口少，生产、生活以牧为主，生态保持良好。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人口增长、土地开发，平原地区的森林普遍遭到采伐。不过这一时期农业上依旧实行轮作制，农民并不缺少柴薪，山区的森林植被没有遭到大的破坏。《水经注》说到当时的华北永定河流域，“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都邃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羈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永定河流域森林植被良好，不缺禽鸟走兽。太行山及以东的山地丘陵地区也是森林覆盖，滹沱河在雨季还经常把巨大的树木冲倒甚至携带到渤海。

东汉时西迁进入“匈奴之故地”的拓跋鲜卑部，在阴山南麓面对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田猎好地方。《魏书》中记载，世祖拓跋焘曾“西至五原，田于阴山”，还“乃造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当时拓跋焘能够在阴山之北建设广德宫，很重要的条件就是阴山地区原始森林良好，不缺乏大树。广德宫建成后，北魏皇室多次巡幸阴山、猎杀动物。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北方的植被覆盖度很高。

茂密的林木为大型动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条件，包括老虎之类食物链顶端的猛兽在中国北部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地都有分布，至于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川等地同样有老虎生息。前秦开国皇帝苻健在位时，关中大饥，出现“虎狼食人，行路断绝”的情况。及至第二位君主苻生统治时期，依然发生过“虎狼大暴，从潼关至于长安，昼夜断道”的情形，《晋书》记载“自其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杀七百余

个侧面说明当时黄河以西地区老虎的分布范围很广”。

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曾经作诗《苦寒行》写道，“北游幽朔城，凉野多险难……猛虎凭林啸，玄猿临岸呌。”由此可以看出来今天的山西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一带虎狼出没，猿猴众多。

北魏定都平城后建设有虎圈，太宗拓跋嗣在永兴四年（412）春二月癸未，“登虎圈射虎”。北魏帝王也会到西苑射虎。和平四年（463）夏四月癸亥，文成帝拓跋濬幸西苑，“亲射虎三头”。发迹于大兴安岭森林的拓跋鲜卑皇帝应该更喜欢外出射猎老虎，泰常六年（421）秋七月，太宗拓跋嗣“西巡，猎于柞山，亲射虎，获之”。皇兴二年（468）春二月癸未，献文帝拓跋弘“田于西山，亲射虎豹”。

在柞山、西山射猎的老虎就是野生老虎，而虎圈、西苑的老虎主要是捕获后豢养的老虎。孝文帝拓跋宏登基后曾下诏书，“虎狼猛暴，食肉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从今勿复捕贡”。从《魏书》的这些记载就可以看出来，北魏平城时代山西地区的老虎分布广、数量多。柞山也作柞岭，就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北。由此也可以判断，首都平城周边区域就有老虎分布，而且数量不少。

从文献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记载了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的老虎活动情况。据此可以判断，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土地资源的开发，人类不断侵占老虎的生存空间，人与虎的遭遇增多、矛盾增加。不过，北魏平城周边区域老虎活动的记录也说明，当时的生态环境完全能够承载老虎等野生动物，也就是说当时的自然环境依旧良好。

野生老虎作为大型食肉动物，需要的生存空间明显大于其他动物。一般认为，一只成年野生老虎至少需要20平方公里的森林栖息地才能生存下来。由此可知，一个地方要有野生老虎，必须有连绵数十甚至成百平方公

里的森林环境，还要有提供老虎食物链的其他野生动物的生态条件。

正因为自然环境依旧良好，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野生鹿资源丰富，鹿肉是普通人家最常见的肉食来源，《齐民要术》一书中还记载了用鹿骨造肥料、用鹿肉做肉酱的方法。野生鹿易得，用鹿皮制作服饰自然就便捷，当时穿鹿皮衣服也就成为社会下层人群的标志。

到了隋唐时期，都城长安周围已经无木可采，采伐范围扩大至山西西北部的芦芽山一带。也就是说隋唐以前晋西北尤其是晋西北的生态基本上还是纯天然状态，整体上良好。即使北魏定都平城期间，人口短时间内曾增加到大约一百万，但也没有造成生态灾难。

到了辽金以后，山西西北部林区毁坏逐渐加重。“砍尽黄花梁，修起应县塔。”民间的这一说法从侧面说明当时的林木砍伐严重。元代，吕梁山、芦芽山的森林继续被砍伐，形成“万筏下河汾”的状况。元代的屯田政策也进一步加重了对草原和灌木植被的破坏。明代，长城沿线陆续设立大同镇、山西镇等军事管理机构。为了解决驻军粮食问题，军屯、商屯和民屯兴起，长城周边的森林、草地被开垦成农田。明代永乐年间后，为了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入侵，长城沿线边镇陆续推广“发兵烧荒”之举，甚至出塞三百里纵火烧毁草木。

不过，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山西北部山区还是有老虎的，而且发生过老虎食人事件。当时的文献记载了老虎最后的身影，也说明生态承载能力越来越差，直到老虎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2022年春节之后就进入了壬寅虎年，回顾历史片段和文化印记，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敬畏生态，才能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敬畏历史，才能不断汲取前行的力量。未来，人们一定有机会在更大的生态空间里听闻林风阵阵，观察野生动物出没。

## 昨日情怀

李文臣

中学时我最佩服诗词古文讲得好的老师，带着几分悠远的古意，透露惯看秋月春风的觉悟，或一种观点，或一种人生的态度，或一种处世的情怀，都可以让我有种不虚此“听”的感觉。

我的一位同学从小喜欢背古诗词，应景的句子几乎到了脱口而出的地步。我也能背一些诗词，但他差远了。当他吟诗时我笑他像孔乙己一样“迂”，其实心里十分羡慕，他总能在各种场合吟诗作对，仿佛成了一种习性，又似乎是一种融入骨子里的创意，突如其来描绘一种意境，让我有种望尘莫及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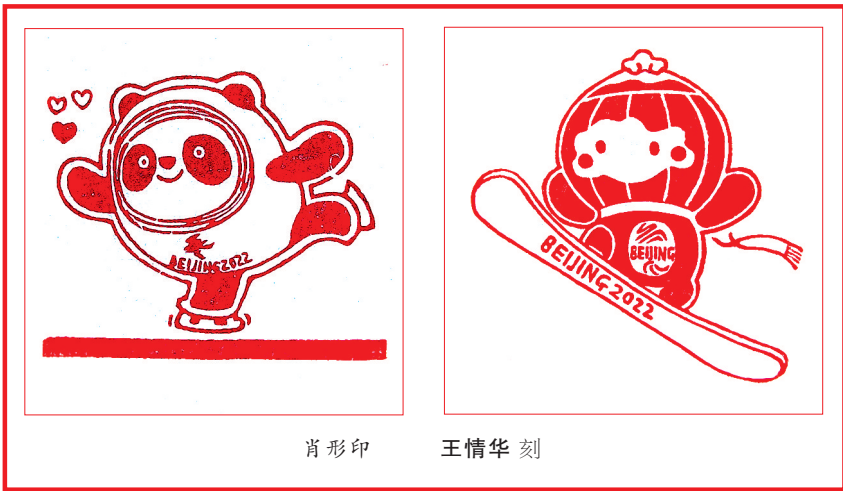
古诗词纯粹写景的很少，大多在抒发胸臆。我相信诗词能指导人生，但我这样一知半解的人不行，对我那位同学有大作用，他发展得很好，现在一家企业当主管。我认为他的能力远高于我或多或少与他在诗词方面的造诣有关。古代诗人们的言语中肯定有许多我无法体认的人生智慧，而他更有可能在反复背诵和应用中，早已领悟到省察人情世情的智慧，循序渐进把理性与美感内化成了人生的一部分。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本繁体字的古诗词书，他抽时间为我转换成简体字，写在一个

白纸上，许多字还注了音，让我背，我背了十几首就不再背了，因为父亲顾不上检查我。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父亲教高中数学，学校派他为一批又一批的往届生们免费补课，所以特别忙，只有吃饭时偶尔问我背没背诗，我很容易就搪塞过去了，直到初三时遇到那位同学，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傻，羡慕他人的才华时才想起辜负了父亲的期望。

此后，多年来，我的读书笔记，除了摘抄一些自己认为精彩的语句，还抄一些诗句，本来有的诗句以前抄写过，但还会再抄。这种习惯已经保持许多年，我知道，我努力保存的可能不是诗句本身，而是一种心愿，一种记忆，一种情愫，一种怀念。其实这么多年，我早已发现，不管哪个时代的诗，每一句都来自于情感。有时我会因为某种意境刹那间引起回忆，有时会因为某种提醒想起更宝贵的值得我一生珍藏的心愿，比如父母的期望。

撒贝宁说：“人生有那么一首诗，往往是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没有读懂它，而当你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就是青春。”回首曾经的、不再的青春岁月，每年都有我片段的昨日情怀。



## 春,真的很美

傅振坤

春之美，美在那春风多情多姿。“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经历过严冬的寒风刺骨，忽然柔软的春风吹来，就像少女细嫩的纤手在空中舞动，搅动着世间生命的涟漪。春风拂过，小草破土而出，绿色再次覆盖大地；小河破冰哗哗流淌，鱼儿嬉戏游来游去；麦苗拔节青翠欲滴，喜鹊在垄上慢慢觅食……啊，春风正在奏响美妙的春之交响曲！

春之美，美在那春雨润物无声。唐代诗人杜甫《春夜喜雨》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正是这无声的春雨，催动着桃花满枝头，田野里又添了芬芳；催动着植树添新绿，不负好春光；催动着“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也催动着“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种到处涌动的春潮，正是春雨润物之歌。春

天的清香扑鼻，春天的花开百态，春天的生机勃勃，都是春雨润物无声的杰作。

春之美，美在春雷惊天动地。入春后的第一声春雷，好像春姑娘的脚步，踏着白云、踩着雨点走来。春雷轰鸣，惊醒了蛰伏的千虫万物，大地到处蠢蠢欲动，生机也在这一刻显露，人们的希望之光也再度点燃。春雷轰鸣，不只震撼着大地，更好像人们呐喊的心声：奋斗是永恒的主题，青春在奋斗中才能放射光芒。

春之美，美在那春光醉人心扉。“九十春光斗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春光明媚的日子，黄莺出谷，紫燕来巢，到处花酣柳醉，满目万紫千红，让人心旷神怡。这个万物勃发的时节，预示着新的开始，给人以新的希冀。在春天里放飞梦想，让那明媚春光伴梦飞向远方……

## 大同蓝四题

郭永忠

一

梨花未尽杏花繁，  
香绕溪桥绿染园。  
紫塞春来添一景，  
水中日曜碧波翻。

二

金针孕梦御流长，  
胜地休闲独一方。  
若问炎天何处避，  
争登城廓纳清凉。

三

天高气爽淡云空，  
水映晴蓝枫叶红。  
胜似江南秋色好，  
古城金菊陌随风。

四

冬云雪霁暮西霞，  
冷月潇湖玉树花。  
危构凌霄星点缀，  
常闻客醉忘归家。



暮归

李海波摄

## 随笔三章

许玮

朋，觉得花甲之年下海经商，头脑和精力已很难适应时代的瞬息万变，成功的概率几何！然而，他坚持着自己的创业梦，很谨慎也很自信地迈出了第一步。结果，他成功了。六十岁起步，七十岁潮领行业先锋，到八十岁时，分店已遍布省内。他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被冠以企业家的名銜。当初那些并不看好他的人，都认为这是个“神话”，觉得不可思议，便纷纷请教他成功的秘诀。

面对成功，面对曾经的质疑和后来的吹捧，这位企业家觉得自己之所以成功，机遇、勇气、周围人的帮助，都不缺，但最终促使他做出抉择，并努力闯出去，而终有收获的，是从年轻时便一直怀有的一个创业梦，他说，是这个梦支撑着自己一步步取得成功。因为有梦，迈进九十岁的门槛时，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最前沿的行业资讯的关注与学习。他说，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梦而努力，人的一生，什么时候开始追寻，都不算晚。

这位企业家的成功，让我想到了齐白石先生。

齐白石前半生在老家湖南卖画，聊以度日，并没有什么名气，但他从未放弃对绘画的坚守。五十多岁时，他来到北京，刚开始，门庭仍是一片冷清。齐白石反思了自己走过的路，

并接受了画家陈半丁先生的建议，改变过去学“八大山人”画风的冷峻，转而从头学习吴昌硕，逐渐开辟出了自己独特的画径，并终成一代大师。要知道，五十多岁，对于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来讲，已经不再年轻，何况是绘画，改变画风，简直就是“冒险”。

无论后世给予齐白石的画以怎样的评价，甚至有人认为他的作品“匠气”太浓，我觉得他的画所葆有的生活的趣味，所传达的童真与乐观，所秉持的传统文人的高贵气质，所呈现的对生活永不泯灭的希望，都是别的画家所难以企及的。因为有了要突破自己，又要努力抵达自己的决心，齐白石在“衰年”才开始新的尝试与突破，倘若没有那份壮心，也许他终生都是一位靠卖画养家糊口的画匠。

人这一辈子，再大的荣耀也有黯淡下去的时候，再痛楚的记忆也有被稀释的一天。浩瀚的时间之海里，生命短暂瞬间，但只要心中有梦，并敢于付诸行动，什么时候都不算晚。身边常常有人抱怨：自己过了做某件事的年龄，力不从心了，做了也是白搭；或者，动辄便羡慕他人如何如何成功。他人的成功，固然建立在多种因素之上，但殊不知，心中有梦，并为之追寻，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关键。

一句话，人成功的前提在于坚持自己的梦想。梦想是成功的发令枪！

### 翠绿色的梦

一条铺满青草的林荫小路，一直延伸到天尽头。路两旁是星星点点开放野花，空气清新而芬芳。

我沿着小路往前走，向飘着白云的地方走。突然，两只翠绿色的鸟儿不知从哪里飞来，悠悠地落在我头顶的枝丫上。鸟儿长着鲜绿色的羽毛，拖着红色的尾羽，小嘴嗷嗷地叫着，黑眼睛溜溜地转，在绿的草和红花中格外耀眼。

我被这漂亮的鸟儿吸引，想伸手去抓。谁知，鸟儿不飞，静静地停在枝丫上，好像专等着我伸手。这样，我很容易就够到了一只，高兴地捧在手里。鸟儿不慌，也不挣脱，仍是嗷嗷地叫。我捧着它，欣喜地跳跃。路人都惊奇地看我手中美丽的小鸟，看它溜溜转动的眼眶，还有那飘逸的红色尾羽。我满足极了，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和鸟儿一道朝着有白云飘荡的远方走去。

可能是太过惊喜，我一个激灵就醒来了，结束了这奇异的“经历”。这才知道，原来是梦。

哦，一个翠绿色的梦，一个翠绿色的向往。只是，那鸟儿呢？

我略略失望地坐起来，看着窗外，天还是黑黢黢的，也没有飘逸的云朵，鸟儿飞到哪里了？还有那铺满青草的道路、怒放的野花……现实中我都未曾见过呀。

这个奇异的梦，这个翠绿色的

梦，让我久久难忘。

是不是这梦预示了什么？或者，那翠绿色的鸟儿曾与我在现实中相逢？

我把这个梦讲给了父亲。父亲说，他也曾经梦到过小鸟，而且是两只麻雀，都那般嗷嗷地叫着，在路人中间欢乐鸣唱，似乎要给人带来什么好运。“梦毕竟是梦，转瞬就消失了，再等下一回美丽的相逢吧。”那次，父亲是这么说的。

我的这个翠绿色的梦醒来后不久，接到了三舅去世的噩耗，巧的是，妈妈说三舅走的前一天晚上，她还梦到了他。三舅去世，妈妈怔了半天，很自然就想到了她的那个梦，那个“灰色”的梦。三舅一辈子苦命，那梦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他给妈妈“捎来”的预兆？我说不来，也不敢说——让梦就是梦吧。

让梦就是梦吧，重要的不是梦里的我们怎么样，而是现实中的我们怎么样。

我时常想起三舅，也在生活的博弈里开始明白人生真正的归宿。

人类在面向自己的内心时，常会显出彷徨和懦弱，把一些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所以“解梦”之类的手籍大肆风行。其实，好梦是人类美好愿望的寄托，噩梦是人潜意识里对恐惧的猜测。梦就是梦，何必费力去推测它的由来和预示呢，而且说到底，梦也不会预示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感到了来自心灵的力量。

我和父亲都有过一次“翠绿色”的经历。只是，梦醒后，黑黢黢的世界里，我越发想念那美丽的鸟儿了。